

关于如何自然地老去

他秉持万物有灵的世界观，对一朵花微笑，看风把影子吹斜，丈量一场风有多远，以宫崎骏般的空灵想象疗愈现代人的身心，以孩童般视角阐释对世界的理解与想象。

□ 撰稿 | 吴荀东

2013年，作家刘亮程搬离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乌鲁木齐，入住新疆木垒县菜籽沟村，创办木垒书院并任院长，重返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。十年间他以充沛生命力写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两部长篇《捎话》和《本巴》，其中《本巴》荣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，而这些年的散文篇什则完整收入《大地上的家乡》一书中。2024年4月，《大地上的家乡》由译林出版社隆重推出，这是刘亮程继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《在新疆》后时隔十年的全新散文，也是其斩获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，备受瞩目。

50岁出头，刘亮程决定在天山南麓一个原始村庄落脚，静心等待老年的到来。这个小村庄保留了他儿时的记忆。“这里的岁月清晰可数，让你活得如此明白、如此清静。我在这个村庄，一岁一岁感受自己的年龄，也在悉心感受天地间万物的兴盛与衰老。我在自己逐渐变得昏花的眼眸中，看到身边树叶在老，屋檐的雨滴在老，虫子在老，天上的云朵在老，刮过山谷的风声也显出苍老，这是与万物终老一处的大地上的家乡。”

刘亮程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实践派的田园作家，也是物欲喧嚣下温柔坚定的精神守护者。他秉持万物有灵的世界观，对一朵花微笑，看风把影子吹斜，丈量一场风有多远，以宫崎骏般的空灵想象疗愈现代人的身心，以孩童般视角阐释对世界的理解与想象。从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到《大地上的家乡》，从黄沙梁到菜籽沟村，刘亮程带我们走进喧嚣都市外的另一种生活——木垒书院中真正令人“向往的生活”。于鸡鸣狗吠中醒来，在耕读写作中养老，闲看万物自然与大地家乡，这或许就是中国版的《瓦尔登湖》。



散文经典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后时隔十年的回归之作
写遍世间悠久温情
茅盾文学奖
刘亮程
最新作品
译林出版社

《大地上的家乡》
刘亮程著
译林出版社 2024年3月

关于自然，他说：我的身边可以有很少的人，但不能没有虫子叫，不能没有鸟在飞，这样的生活是我向往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也在我的文字中。关于死亡，他感叹道：从这个隆重的葬礼望回去，一生中所有的礼仪，似乎都是为最后这场自己看不见的葬礼所做的预演。从一个村庄到一座城市，再到一个国家，我们都在这样活也这样死。死是天大的事。《大地上的家乡》凝聚了刘亮程十年的思想文化精华，这是与万物终老一处的大地上的家乡，随意翻开一页，都能嗅到来自岁月深处与乡土自然的馈赠。

在乡村，时间像树荫一样，在地上缓慢地向前爬。在大自然中安顿自我，人类的生长衰老和大地万物的生老病死都是生生不息，连为一体。菜籽沟让他变得更加安静，觉得老年怎么来得这么快，一个人变得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到了老年。“我眼看着自己在一个院子的虫鸣鸟语中慢慢变老，我本来是在某个小区高楼大厦的阴影中老去的。老是躲不过的，跑到天边也躲不过去。”

在刘亮程看来，人是跑不出家乡的。“菜籽沟便是这样一个我能在恍惚间认作家乡的村庄，她保留了太多我小时候的村庄记忆。”养鸡种菜的生活，也有着时间倒流的意味，家乡和故乡，这一刻有了全新的诠释。感触的真切，让刘亮程找回早期写作的状态，把生活和乡愁再次融入文字，写下《大地上的家乡》。作为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的回归之作，字里行间，都是对故乡这座精神家园的守护。“我四处奔波时，家乡也在流浪。年轻时，或许父母就是家乡。当他们归入祖先的厚土，我便成了自己和子孙的家乡。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家乡。”

书讯

《舔盖儿：酸奶小史》

在公元前1万年就出现在人类的饮食中，千年以来一直大受欢迎，直到今天仍然是厨房里的基本食物——酸奶，世界上古老的发酵食品之一，满足了上述的全部条件。酸奶具有广泛的文化认同、可持续发展面貌以及多种多样的食用选择或用途。

从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酸奶觉醒到如今的酸奶现象，此书以迷人的视角追溯了酸奶的丰富历史，深入研究了酸奶的营养特性，分析了世界范围内的消费，探讨了酸奶的新发展。